

學統

序

大道之在古今也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共見共由者也然人心之不正由於道統之不明道統之不明由於學術之不端如朱翟為我兼愛鄉愿似德非德荀卿

以禮為僞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以及後世聰明才辯之流假良知以附禪宗皆足以亂吾學卽足以害吾道堯舜禹湯文武繼天立極道統相傳而必待孔子以集大成大成之說孟子亦借作樂以為喻乃傳之千古而不

易蓋堯舜治天下世遠言湮非得孔
子則後世亦何所據今孔子達而在
上行道濟時亦止如皐夔伊傅周召
之事業何暇以道學之統垂之萬世
俾顏曾思孟見而知之周程朱諸子
聞而知之若是哉此春秋時之不用

孔子殆天之重學統甚于重治統也
敬修熊先生英年力學不媿科名予
自承明識先生迄今垂三十年見其
正色立朝清忠礪世時時以泰山仰
之然未獲讀先生之書也計丙辰之
歲先生憩息林泉方踰强仕孔子之

不惑孟子之不動心恰在斯時先生居諸就將日新富有編成學統一書繼正脉而扶大道闡千聖之眞諦正萬古之人心直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假先生於此十年中勞心吐握晨夕坐論不過爲臯夔伊周之黼黻贊

襄耳若欲爲萬古明學統恐亦有
未逮也今日者
聖天子重道崇儒親幸東魯移風易俗
以隆治化一德元老再出而濟蒼生
明體達用內聖外王復覩熙皞勳華
之盛是不亦學統而兼治統也哉乎

生也晚且在蠻叢僻陋之鄉幼囿於帖括長從事於簿書間或涉獵經史問以統緒茫無津涯今先生示以是書是非判別邪正井然如暗室得燈洪流遇筏寤初覺而瞽復明也爰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皇清康熙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丑長至

日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

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潼川侍生王新

命譔

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天下者存乎治師天下者存乎學治與學後先繩繩轉相屬也以其有統其閒真僞合離名實瞀亂皆不可以不辨也雖然辨治統易辨學統難何也古之

有國者苟定於一均謂之正統閏者
紫色鼃聲餘分閏位一時權勢之所
集天下皆從而尊之而人莫不知其
非正也故曰易至於學則自孔孟以
來緜緜延延不絕如綫而復有異端
邪說乘隙而作此曰道德彼亦曰道

德此曰仁義彼亦曰仁義其爲名也美而其爲實也隱雖有智者孰從而辨之故曰難也澴川先生以王佐之才爲

聖天子輔啓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及其退而講學於金

陵也以衛道爲己任崇正黜邪信從者逾衆遂以其餘閒著學統一書斷自鄒魯訖於有明釐爲五類曰正統猶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統猶小宗也曰附統猶外姻也曰雜曰異則非我族矣名爲統而實無統焉者也嗚呼

一出一入蓋其嚴哉三代以下微言絕而大義乖雜與異之害道者不可勝計然異者創爲奇衺而明樹吾道之敵夫人而知之也雜者挾持偏僻而陰竄吾道之中不必夫人而知之也故辨學統雜而辨雜之戾於正也

尤難昔子雲擬易仲淹續經論者至比於吳楚僭王誅絕之罪蓋亦惡其雜耳先生深造自得與考亭之學後先一揆是書也成眞僞合離判如黑白覩朱子之雜學辨尤精且詳行其說於天下人心風俗不大有裨乎 振

裕非敢自謂得與於斯文也幸附系
梓後進之末以書屬爲序辭不獲命
遂陳其梗概如此云

旹

康熙乙丑季冬後學吉水李振裕謹
書於姑孰冰雪齋

序

聖人之道大矣後人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賦質各別成德亦殊至於前聖後聖千古同揆之際固不容毫釐差也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然則危微斷續之機是非邪正之辨所係顧

不重哉三代以上若堯舜禹湯文武皆以帝王而立斯道之宗至周公則降而爲相孔子則降而爲師而其勢一變然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顏爲曾爲思爲孟當孟子之時異端橫行仁義充塞孟子起而闢之廓如

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濂
二程爲朱當朱子之時異說爭鳴倡
義克塞朱子亦起而闢之廓如也至
今日而較朱子之時又大異矣其始
由於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賢敬
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

祂東肇端於宋南渡之季而大熾於前明正嘉之時提無善無惡之旨播取良知陰行禪教而天下之言心言理者又一變予觀其書初亦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而其徒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蔓衍縱恣波興

雲擾驅天下之人盡入於虛無寂滅之中而不知返推其作俑是誰之過歟嗚乎異學之縱恣正學之所由晦息也正學之晦息人心世道之所由邪僻也孝昌先生愍然憂之肩先聖之絕業憫末俗之沉迷於是輯成學

統一書紹往開來距邪崇正用以維
醒人心而挽回世道嗚乎何其至也
蓋先生實今之孟子也孟子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知孟子之心即
知先生立言衛道之旨矣然先生非
平正色立朝忠誠格主經綸啓沃勳

業爛然門牆下士既莫能稱述其萬
一而先生躬行心得過化存神之妙
又非小子末學所能仰企藩籬而得
其彷彿者今也執簡而敘先生之書
惟有管窺蠡測深愧於師門善言德
行之徒而已矣

康熙歲次乙丑秋九月門下晚生倪

燦頓首敬題

學統序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率由之則存乎其人人之至者繼天立極以克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卽正宗之謂亦猶所爲眞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

上下亘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寖蝕異端曲說往往起而淆亂之日滋月淫有不至大壞極敝不已者夫道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

學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
遂從而出於其間有志者是烏可不
爲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
道以明而統以尊嗚乎此固吾儒事
功之最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尚矣
魯鄒而降歷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

餘年其間道術正邪與學脉絶續之
故衆議紛拏訖無定論以至標揭門
戸滅裂宗傳波靡沉淪莫知所底予
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間宵
晝務期要歸於一　是爰斷自洙泗暨
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

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益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眞諦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閱寒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乎予鄙儒也粗通章句輒搦管爲此則夫謭陋之誚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

平衛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哲昭示來兹而無愧故敢梓以問世因敘言簡端以識區區之鄙志云

康熙乙丑初秋瀔川熊賜履敬書於秣陵之愚齋

學統凡例

一孔子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集列聖之大成而爲萬世宗師者也故敘統斷自孔子

一孔子道全德備爲斯道正統之主若顔曾思孟周程朱八子皆躬行心得實接眞傳乃孔門之大宗子也故並列正統焉

一正統之外先賢先儒有能羽翼經傳表彰絶學者則吾道之大功臣也名曰翼統於聖門得閔子而下六人秦漢而後得董子而下十七人

一聖門羣賢歷代諸儒見於傳記言行可攷者君子論其世想見其爲人皆得與於斯文者也名曰附統於聖門得冉伯牛而下十六人卜曾孟三子之門得公羊高而下六人秦漢以後得丁寬而下一百五十有六人其僅存姓氏無可考見者弗錄

一百家之支二氏之謬或明畔吾道顯與爲敵或陰亂吾實陽竊其名皆斯道之似是而非也必爲之正其罪使不得亂吾統焉故揭之曰雜學

以明其不純也如荀卿楊雄之類是也曰異學以明其不同也如老莊楊墨及道家釋氏之類是也

一聖賢及諸儒行實雜見於史冊傳記之間久而失眞不無訛舛今詳加考核務求信而有徵不敢兼收廣採以滋僞濫至一切荒唐怪誕及鄙陋猥屑之言雖見諸載籍亦擯弗錄免爲異端曲學借口

一是編之設原以明統苟非簡要切當何以要歸

一是況聖經賢傳與儒林講學論道之書充滿宇宙豈能盡錄今惟摘其尤切要者以示後先授受之的俾學者知所嚮往斯已焉

一古今評隲議論甚多今亦惟錄其最切當無弊者以爲斷諸凡歷代帝王及學士大夫敘述論贊之文但專表揚非關學脉者槩弗錄

一二氏百家其學既異其瑕瑜難掩故不復載其言論行蹟惟取吾儒距闢之辭擇其最嚴正者錄於各氏之下以爲後學之鑒戒

一從來邪說易熾。一倡百和。動盈天下。蔓延充塞。不勝紀載。今痛闢其尤。則餘可類推。

一余不揣狂僭、於各條之末、附以巳意數言、蓋亦存管見。以俟後之君子云。

學統凡例終

學統目錄

冉畊

仲由

宰予

冉求

顓孫師

曾點

公西赤

宓不齊

原憲

卷之三十六

附統

卷之三十七

洼丹

張興

孫期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邵伯溫

王當

榆樗

洪興祖

高閌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蔡元定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黄灝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胡一桂

趙復

張䫉

黃澤

蕭𣂏

安熙

卷之四十二上

附録

朱善

曹端

吳訥

李時勉

陳敬宗

魏驥

周桂

劉觀

吳與弼

陳眞晟

黃鞏

陳琛

邵寶

楊廉

魯鐸

王廷相

張邦奇

熊浹

何瑭

崔銑

魏校

呂柟

舒芬

馬理

張岳

鄭世威

蔡元偉

鄧元錫

學統目錄終

學統卷之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孔子

孔子、諱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初成湯之後微子啓、封於宋、啓卒、弟衍立、是爲微仲、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何以國讓厲公、何之後、遂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嘉生五世

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嘉為華督所殺子木金父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金父生睪夷父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嘗為陬邑大夫故人稱陬人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復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少曰徵在父問三女曰陬大夫先聖之裔也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以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

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也生孔子於魯昌平鄉
邑以其禱於尼邱而生故因名邱云孔子生三歲而
叔梁紇卒葬於防山六歲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
七歲入小學十五歲志於大學十九歲娶宋开官氏
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二十歲仕
於魯爲委吏料量平子鯉生時魯昭公遺之鯉魚孔
子榮君之貺因名之曰鯉字伯魚二十一歲爲司職
吏畜蕃息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孔子曰古者不祔葬

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葬也。離之。魯人之葬也。合之。善從魯。遂合葬焉。又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後成笙歌。二十七歲。郯子來朝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聞之。遂往見郯子而學焉。二十八歲。習射於矍相之圃。二十九歲。適衛學琴於師襄。昭公之二十年年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其大夫晏嬰狩魯郊。

因入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
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舉五
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
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鄭大夫公孫僑
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三十一歲齊景公
遣使來聘孔子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
邱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以功受
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受邑其不知邱甚矣景公
舍孔子於外館三十四歲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

學禮於孔子。初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將死、召其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

宫敬叔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予之車一乘馬四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既而見老聃問禮。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訪樂於萇宏。言終退。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邱布衣

擧將安施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壞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史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耶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賊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則不終徑易者

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敝又嘗聞世之君子矣彼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陳道而勿怫此四者邱之所聞也孔子去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五歲魯季氏與郈氏以鬬雞故得罪昭公公使郈昭伯率師擊季氏師敗昭伯死公懼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見景公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

乎哉孔子及之公雖善其言竟莫能用在齊聞韶
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齊
稱之四十二歲在齊景公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
之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
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
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景公惑之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會齊大夫欲害孔子
孔子遂行反乎魯四十三歲時魯用天子禮樂而季
氏僭用於家八佾舞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取於三家之堂。四十五歲、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illegible]
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詳告之。四十六歲、[illegible]
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守廟者曰、此宥坐之器也。
孔子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
因喟然嘆曰、嗚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
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
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
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四十七歲、是時季氏強

僨其臣陽虎亦耑季氏嘗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由是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者、莫不受業焉、無何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孔子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五尺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四十八歲由中都宰爲司

窆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四十九歲
定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於高年何也孔
子對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
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
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公
曰善哉五十歲在魯禮正先公之祀五十一歲時公
山弗狃爲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陽虎同惡以費叛
季氏召孔子孔子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
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

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顏路之子回來從學五年二歲定公以為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示重其祖也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嘆曰嗚乎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

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
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戒責成虐也政無此
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先時平子葬昭公於墓道之南
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
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孔子謂宰予曰魯
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
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
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初魯之販羊
有沈猶氏者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

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蓋孔子先之以教後之以刑故無好民云齊大夫犂鉏言於齊侯曰魯用孔邱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於夾谷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萊人以兵鼓譟而至將以劫公孔

子歷堦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
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怍麾而
避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
孔子趨進歷堦而登不進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
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
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
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
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

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奏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請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魯人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焉五十三歲在魯與定公論郊祀之禮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與言偃論禮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語具論語五十四歲由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問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

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秉政七日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焉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

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叔孫輒因費宰公山弗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仲孫叔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初孔子爲司寇國人謗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時孔子與聞國政纔三月耳而治化盛行牛馬不儲價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途畊者讓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及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列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從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旣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盍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返桓子問曰孔子亦何言

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乃作猗蘭之操遂適衛過儀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年冬十二月定公將墮郕其宰公斂處父不可公圍郕弗克蓋是時孔子已去魯矣孔子既至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十月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懼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貌似之於是匡人圍孔

子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是絃歌不輟匡人亦解甲而罷孔子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大夫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

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
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
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哀公立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
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
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
而過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外鄭人
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
類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
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

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時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矢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人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以肅慎氏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櫝中果得之時皆稱孔子之聖孔子居陳三年會晉楚爭強更伐陳陳嘗被寇於是孔子去陳復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

蒲叛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長賢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喟然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盍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非義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時

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
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
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曰果哉末之
難矣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
畔使人名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
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
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亦不果行。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禽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返乎衛。復主蘧伯玉

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在陳時為魯哀公之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既葬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

於是乃止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居葉未幾反於蔡六十三歲在蔡時吳伐陳楚子救陳軍於陳父楚子者昭王也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孔子於是往楚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若用於楚則陳蔡

諸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孔子不得
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乃
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
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
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
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
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邱哉。子路出、召子貢入、
問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

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如子貢、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旣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

里封之。令尹子西阻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邱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邱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曾點遣子參從學。參在楚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其秋昭王卒。孔子自楚反陳。在陳思歸

狂士。發歸與之嘆。遂反衛。六十四歲、在衛、初衛靈公

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

納蒯聵而輒拒之。蒯聵在戚、不得立、諸侯數以為讓、

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問

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

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

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是年季康子用公之魚之言

名冉有冉有將行孔子曰魯人名求非小用之將大

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意欲歸魯因誡冉有曰即用以

夫子爲招云六十七歲猶在衛夫人开官氏卒其明

年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淸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

之乎性之乎冉有對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

如人哉曰聖人也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貧敵國雖

以言智也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勿以小人間

之可矣時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於孔子孔子不對

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illegible]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遂[illegible]衛反魯蓋去魯十有五年而始返時孔子六十八歲而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至魯作邱陵之歌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儒行又問大禮孔子並詳論之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人有五儀語具大戴禮問人道孰爲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爲大語具家語問政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具中庸然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當是時周室微而
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敘書刪詩定禮正樂以明先
王之道翼易以闡陰陽性命之旨然後六藝備經教
成古書自黃帝迄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斷遠
取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定可爲世法者編次
爲百篇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其重復上采契稷中
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
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皆
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於禮則曰夏禮吾能

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樂則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晩而好易序彖象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詞上下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傳謂之十翼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則彬彬矣以

詩書禮樂教人而以求仕爲指因人答問如天之函材而篤焉詳具論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嘗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六十九歲子伯魚卒孫伋生明年顏淵卒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又明年孔子年七十一矣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獲獸以爲不祥棄之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反袂拭涕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年其

事核其辭約其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
贊一辭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
切著明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自春秋成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其曰春西
狩獲麟者即絕筆也是年齊陳恒弒其君簡公孔子
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
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七十
二歲喟然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一日呼曾子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功以大學授曾子其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語具大學又以孝經授曾子其言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齊太史子與亦謂南宮敬叔曰夫子生於衰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明年春聞子路死衛出公輒之難哭於中庭、夏孔子早作負

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

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

病也趨而入孔子嘆曰賜爾何來遲也明王不作而

下其孰能宗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

之下則猶賓之也丘也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

楹之間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

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也年七十

有三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

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illegible]

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

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將伋童年不爲禮[illegible]

門人治喪備古禮葬孔子魯城北泗上弟子皆心[illegible]

三年喪畢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illegible]

然後歸子貢築室於冢上復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illegible]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乃止門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諸書行
孔子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家
因命曰孔里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而諸儒亦
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故所居堂後世因爲廟藏
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帝過魯以
太牢祀焉平帝追謚爲褒成宣尼父北魏文帝改謚
爲文聖尼父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唐太宗尊爲先
聖宣父中宗追贈爲文宣王宋眞宗改封爲元聖文
宣王元武宗加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太祖即位

視學釋菜詔天下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封[illegible]

故世宗釐正祀典始爲木主改稱至聖先師孔子[illegible]

立啓聖祠祀叔梁紇以顏路曾晳孔鯉孟激配享[illegible]

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萬歷中又以周子父輔[illegible]

從祀啓聖祠孔氏子孫世嫡襲封衍聖公不絕曲[illegible]

縣令及儒學教授並以孔氏子孫爲之著爲令云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illegible]

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illegible]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文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
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
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其惟孔子乎
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
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
又曰仲尼天地也
又曰仲尼無所不包
又曰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又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

明也、

又曰、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

上蔡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

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

朱子曰、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又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

南軒張氏曰、聖之時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體用與天地一、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覩天之所以爲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又曰、後世賢聖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然則孔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

雲峯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爲堯之言[illegible]

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行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卽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

又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

又曰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

雙峰饒氏曰孔子祖述憲章學之貫乎古今上律下

襲學之該乎穹壤、

勿軒熊氏曰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

所以盡乎天地之道、

四如黃氏曰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

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之道生意常自如、

日月四時有盈昃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illegible]

夫子爲大而天地爲小、

虞氏淳熙曰孔子爲曾子開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相傳之宗明生天生地生人之大義只一孝字都含

得盡

曹月川曰克己復禮爲仁是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是孔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所傳之旨不一與蓋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皆天理是貫心德復全是一夫何不一之有哉況所謂己即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即舜所謂執中也是則千聖相傳一心法而已何必其辭之同哉

敬軒薛氏曰孔子因道不行於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立心

固不同矣
又曰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又曰夫子之道德非言語所能盡
又曰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又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
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又曰論語凡告門弟子問仁一貫求仁得仁禮義善
性之類皆天理也天理即性善也
又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

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與

又曰聖人荅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也

又曰聖人之志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指理而言但所進有淺深之序爾

又曰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即各具之太極也

又曰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又曰一以貫之即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即理一而分殊也

又曰聖人之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其弟子言仁義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又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爾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

又曰、聖人惟言求仁、仁則萬事出於正不仁則萬事出於不正。

又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默、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間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矣、

又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

動動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卽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又曰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

又曰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是靜處卽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也

又曰夫子四教忠信爲文行之本

又曰、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聖人之為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仁與聖誨人不倦處。

又曰、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又曰、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即元亨利貞。賦於人。為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又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illegible]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又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又曰、人皆知夫子爲聖、而不知夫子所以爲聖。欲知夫子所以爲聖、則默契化育之妙、有非言語所能[illegible]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illegible]

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懥

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卽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卽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爲天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又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著萬善全其致一也

又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

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
語文字之際也。

又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知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
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
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又曰、觀聖人與師冕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直使人
感慕於數千載之上。

又曰、聖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

又曰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又曰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眞天地之量也

又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所處愈高則所見愈下矣

又曰堯之欽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愼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又曰孔子安仁卽天地之心也

又曰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程張朱乃知之

又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曾不顯其君之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與

又曰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又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又曰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又曰、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言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天道之微意不知實於此理為何如

又曰、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其有得於詩者深矣

又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源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爾

又曰、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

觀論語問荅處可見

又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又曰、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為虛無之弊、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又曰、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又曰、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又曰、聖人教人百行萬善性以貫之

敬齋胡氏曰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巳

又曰伯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又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又曰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又曰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著

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瑩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呂涇野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子謂夫子之神在論語乎

涇野因講仲尼祖述堯舜處謂諸生曰看孔子的學問是何等樣大的古準今參天兩地這便是聖人的學問若賢人的學問便下聖人一等了

問夫子之得邦家如何涇野曰看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一箇神易曰鼓舞之謂神神其機在用人上

蓋其所舉用者。如顏曾冉閔之徒、如子產伯玉季札之輩、皆登庸之矣。蓋人明到極處。就是神了。如水之清澈。其底沙石毫髮無遯。如鏡之明。妍媸一過盡照了。

領涇陽講論語志學章曰、這章書是吾夫子一生年譜。亦便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矩。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真是血脉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即入道次第。又纖不容躐矣。提這

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强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箇箇做得聖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萬世於無窮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之則以爲到此雖明者有不得自用其明强者有不得自用其强但絲毫稍越任他殊能絶行總總猶是門外漢此吾夫子所以範圍天下萬世於無窮也

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一孔子也

又曰、孔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學

其所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箇好字、

高景逸曰、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眞像。

又曰、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

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

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天

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愚按孔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可謂至聖矣要其

所以爲學與所以爲教不過曰求仁而巳仁者善之長也仁無不包故曰一貫又性之德也性無不善故又曰明善善卽性也性卽仁也仁卽性也性卽善也斯理也存之爲仁義禮智之性發之爲愛宜恭別之情措諸身爲恭從明聰睿之則行諸世爲親義序別信之倫其事禮樂政教其言易象詩書其世虞夏商周其人士農工賈不遯民彝物則之常直造神聖功化之極放之則彌於六合而非有餘卷之則不盈寸掬而非不足微而一塵一息

之無間大而胥壤翕闢之無窮推而廣之約而操
之皆是物也是物者何也曰仁也即善也而求[illegible]
之方則即論語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者是明善之要則即中庸所謂博學
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是實此之謂誠持此之謂
敬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斯道之所以合外內
一微顯包鉅細徹始終而一以貫之者也世遠言
湮異端蠭湧百家失之偏駁二氏淪於虛無舉末
知夫聖人全體大用之眞天德王道之實無怪乎

貿貿無知相率而入於禽獸之歸也豈不哀哉

學統卷之一終